

「道」曹雪芹著「脂砚齋評



脂砚齋評
石頭記

脂砚齋評石頭記

清

曹雪芹 著

清

脂砚齋 評 肆

綫裝書局

第六十二回

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

众姊妹一番赠贖，诸僧尼一番祷祝，确是宝玉生辰，园中行礼，不亢不卑，席上设筵，不丰不啬，确是宝玉分地。

探春围棋理事，气象严厉；香菱斗草善谑，姿态俊逸；湘云喜饮酒，何等疏爽；黛玉怕吃茶，何等妩媚；晴雯刺芳官，语极尖利；袭人给裙子，意极醇良，字字曲到。

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“大事化为小事，小事化为没事，方是兴旺之家。若得不得了一点子小事，便扬铃打鼓的乱折腾起来，不成道理。如今将他母女带回，照旧去当差，将秦显家的仍旧退回，再不必提此事，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。”说毕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。林家的带回园中，回了李纨、探春。二人皆说：“知道了，宁可无事，很好。”

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，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个空子钻了来，只兴头上半天，在厨房内正乱着接收家伙、米粮、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许多亏空来，说：“粳米短了两石，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，炭也欠着额数。”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，悄悄的备了一篓炭、五百斤木柴、一担粳米在外边，就遣了子侄送入林家去了。又打点

送帐房的礼，又预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，说：“我来了，全仗列位扶持，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我有照顾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顾些。”

正乱着，忽有人来说与他：“看过这早饭就出去罢。柳嫂儿原无事，如今还交与他管了。”秦显家的听了，轰去魂魄，垂头丧气，登时偃旗息鼓，卷包而出。送人之物白丢了许多，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，连司棋都气了个倒仰，无计挽回，只得罢了。

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被玉钏儿吵出，生恐查诘出来，每日捏一把汗听信儿，忽见彩云来告诉说：“都是宝玉应了，从此无事。”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。谁知贾环听如此说，便疑心了，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了出来，照着彩云的脸摔了来，说：“这两面三刀的东西，我不稀罕！你不和宝玉好，他如何替你应？你既有担当给了我，原该不与一个人知道，如今你既然告诉他，我再要这个也没趣。”

彩云见他如此，急得发身赌誓，至于哭了。百般解说，贾环执意不信，说：“不看你素日之情，去告诉二嫂子，就说你偷来给我，我不敢要。你细想去！”说毕，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赵姨娘骂：“没造化的种子，蛆心业障！”气的彩云哭个泪干肠断。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：“好孩子，他辜负了你的心，我看的真。让我收起来，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。”说着便要收东西。彩云赌气一顿包起来，乘人不见时，来至园中，都撒在河内，顺水沉的沉，漂的漂了，自己气的夜间在被内暗哭。

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，原来宝琴也是这日，二人相同。因王

夫人不在家，也不像往年热闹，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，换的寄名符儿，还有几处僧尼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并寿星纸马疏头，并本命星官、值年太岁、周年换的锁儿。家中常走的女先儿来上寿。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双鞋袜、一套衣服、一百寿桃、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。薛姨妈处减一等，其余家中人，尤氏仍是一双鞋袜，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和合荷包，里面装一个金寿星，一件波斯国所制玩器。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，又另有宝琴之礼，不能备述。姊妹中皆随便，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画的，或有一诗的，聊复应景而已。

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，冠带出来至前厅院中，已有李贵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。宝玉炷了香，行礼毕，奠茶焚纸后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，行礼毕出至月台上，又朝上遥拜过贾母、贾政、王夫人等，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，坐了一回，方回荣府。先至薛姨妈处，薛姨妈再三拉着，然后又遇见薛蝌，让一回方进园来。晴雯、麝月二人跟随，小丫头夹着毡子，从李氏起，一一挨着所长的房中到过，复出二门至李、赵、张、王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方进来。虽众人要行礼，也不曾受。回至房中，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。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轻人受礼，恐折了福寿，故皆不磕头。歇一时，贾环、贾兰等来了，袭人连忙拉住，坐了一坐便去了。宝玉笑道：“走乏了。”便歪在床上。

方吃了半盏茶，只听外面咕咕呱呱一群丫头笑了进来，原来是翠墨、小螺、翠缕、入画，邢岫烟的丫头篆儿，并奶子抱着巧姐儿，彩鸾、绣鸾八九个人，都抱着红毡，笑着走来说：“拜寿的挤破了门了，快拿面来我们吃。”刚进来时，探春、湘云、宝琴、岫烟、惜春也都来了，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说：“不敢起动，快预

备好茶。”进入房中，不免推让一回，大家归坐。袭人等捧过茶来，才吃了一口，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。

宝玉忙迎出来，笑说：“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，回了进去，不能见，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。”平儿笑道：“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，不得出来回你。后来听见又让我，我那里禁当的起，所以特赶来磕头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也禁当不起。”袭人早在外间安了坐，平儿便福下，宝玉作揖不迭，平儿便跪下，宝玉也忙还跪，袭人连忙搀起来，又下了一福，宝玉又还了一揖。袭人笑推宝玉道：“你再作揖。”宝玉道：“已经完了，怎么又作揖？”袭人笑道：“这是他来给你拜寿，今儿也是他的生日，你也该给他拜寿。”宝玉听了，喜的忙作下揖去，说：“原来今儿也是姐姐的芳诞。”平儿还福不迭。

湘云拉宝琴、岫烟说：“你们四个人对拜寿，直拜一天才是。”探春忙问：“原来邢妹妹也是今儿，我怎么就忘了。”忙命丫头：“去告诉二奶奶，赶着补了一分礼，与琴姑娘的一样，送到二姑娘房里去。”丫头答应去了。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。探春笑道：“倒有些意思，一年十二个月，月月有几个生日，人多了便这等巧，也有三个一日的，两个一日的，大年初一也不白过，大姐占了去。怨不得他福大，生日比别人就占先。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。过了灯节，就是姨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。三月初一是太太，初九日是琏二哥哥，二月没人。”袭人道：“二月十二是林姑娘，怎么没人？就只是不是咱家的人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我这个记性是怎么了！”宝玉笑指袭人道：“他和林妹妹是一日，所以他记的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，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。平儿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，这也是才知道。”平儿笑道：“我们是那

牌儿名上的人？生日也没拜寿的福，又没受礼职分，可吵闹什么！可不悄悄的过去？今儿他又偏吵出来了，等姑娘们回房，我再行礼去罢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不敢惊动，只是今儿倒要替你过个生日，我心里才过得去。”宝玉、湘云等一齐都说：“很是。”

探春便吩咐了丫头：“去告诉他奶奶，就说我们大家说了，今儿一日不放平儿出去，我们也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！”丫头笑着去了，半日回来说：“二奶奶说了，多谢姑娘们给他脸。不知过生日给他些什么吃，只别忘了二奶奶，就不来絮聒他了。”众人都笑了。探春因说道：“可巧今儿里头厨房不预备饭，一应下面弄菜，都是外头收拾。咱们就凑了钱，叫柳家的来揽了去，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。”众人都说是极。探春一面遣人去问李纨、宝钗、黛玉，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，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。柳家的不知何意，因说：“外厨房都预备了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你原来不知道，今儿是平姑娘的华诞。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，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，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他。你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，开了帐，和我那里领钱去。”柳家的笑道：“原来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，我竟不知道。”说着便向平儿磕下头去，慌的平儿拉起他来。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。

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厅上去吃面，等到李纨、宝钗一齐来全，又遣人去请薛姨妈与黛玉。因天气和暖，黛玉之疾渐愈，故也来了。花团锦簇，挤了一厅的人。谁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寿礼与宝玉，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面，两家皆治了寿酒，互相酬送，彼此同领。至午间，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。宝钗带了宝琴过来，与薛蝌行礼把盏毕，宝钗因嘱薛蝌：“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，

这虚套竟可收了。你只请伙计们吃罢，我们和宝兄弟进去，还要待人去呢。也不能陪你了。”薛蝌忙说：“姐姐兄弟只管请，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。”宝玉忙又告过罪，方同他姊妹回来。

一进角门，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，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。宝玉忙说：“这一道门何必关，又没多的人走，况且姨娘、姐姐、妹妹都在里头，倘或家去取什么，岂不费事？”宝钗笑道：“小心没过逾的。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，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，可知是这门关的有功效了。若是开着，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抄近路从这里走，拦谁的是？不如锁了，连妈和我也禁着些。大家别走，纵有了事，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？”宝钗笑道：“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，乃因人而及物。若非因人，你连这两件还不知道呢！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。若以后叨登不出来，是大家的造化，若叨登出来，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。你也是不管事的人，我才告诉你。平儿是个明白人，我前儿也告诉了他，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，所以使他明白了。若不出来，大家乐得丢开手，若犯出来，他心里已有稿子，自有头绪，就冤屈不着平人了。你只听我说，以后留神小心就是了。这话也不可对第二个人讲。”

说着，来至沁芳亭边，只见袭人、香菱、待书、素云、晴雯、麝月、芳官、蕊官、藕官等十来个人都在那里看鱼作耍，见他们来了，都说“芍药栏里预备下了，快去上席罢。”宝钗等随携了他们，同到了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厅内。连尤氏已请过来了，诸人都在那里，只没平儿。

原来平儿出去，有赖、林诸家送了礼来。连三接四，上中下三

等家人来拜寿送礼的不少。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谢，一面又色色的回明凤姐儿，不过留下几样，也有不收的，也有收下即刻赏与人的，忙了一回，又直待凤姐儿吃过面，方换了衣裳往园里来。刚进了园，就有几个小丫鬟来找他，一同到了红香圃中。只见筵开玳瑁，褥设芙蓉，众人都笑说“寿星全了。”上面四座定要让他四人坐，四人皆不肯。薛姨妈说：“我老天拔地，又不合你们的群儿，我倒觉拘的慌，不如我到厅上随便躺躺去倒好。我又吃不下什么去，又不大吃酒，这里让他们倒便宜。”尤氏等执意不从，宝钗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倒是让妈在厅上歪着自如些，有爱吃的送些过去，倒自在了。且前头没人在那里，又可照看了。”探春等笑道：“既这样，恭敬不如从命。”因大家送了他到议事厅上，眼看着命小丫头子们铺了锦褥并靠背引枕之物，又嘱咐：“好生给姨妈捶腿，要茶要水的别推三扯四的，回来送了东西来姨妈吃了，就赏你们吃，只别离了这里出去。”小丫头们都答应了。探春等方回来。

终久让宝琴、岫烟二人在上，平儿面西坐，宝玉面东坐。探春又接了鸳鸯来，二人并肩对面相陪。西边一桌，宝钗、黛玉、湘云、迎春、惜春依序，一面又拉了香菱、玉钏儿二人打横。三桌上尤氏、李纨又拉了袭人、彩云陪坐。四桌上便是紫鹃、莺儿、晴雯、小螺、司棋等人围坐。当下探春等还要把盏，宝琴等四人都说，“这一闹一日都坐不成了”，方才罢了。两个女先儿要弹词上寿，众人都说：“我们没人要听那些野话，你厅上去说给姨太太解闷儿去罢。”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拣了，命人送与薛姨妈去。

宝玉便说：“雅坐无趣，须要行令才好。”众人中有的说行这个令好，那个又说行那个令好。黛玉道：“依我说，拿了笔砚来，将

各色全都写了，拈成阄儿，咱们抓出那个来就是那个。”众人都道妙。即拿了一副笔砚花笺。香菱近日学了诗，又天天学写字，见了笔砚便图不得，连忙起座说：“我写。”

大家想了一回，共得了十来个，念着，香菱一一的写了，搓成阄儿，掷在一个瓶中。探春便命平儿拣，平儿向内搅了一搅，用箸拈了一个出来，打开看时，上写着“射覆”二字。宝钗笑道：“把这个酒令的祖宗拈出来了。‘射覆’从古有的，如今失了传，这是后人纂的，比一切的令都难。这里头倒有一半是不会的，不如毁了，另拈一个雅俗共赏的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既拈了出来，如何又毁。如今再拈一个，若是雅俗共赏的，便叫他们行去，咱们行这个。”说着又着袭人拈了一个，却是“拇战”。湘云笑道：“这个简断爽利，合了我的脾气，我不行这个‘射覆’，没的垂头丧气闷人，我只划拳去了。”探春道：“惟有他乱令，宝姐姐快罚他一钟。”宝钗不容分说，便灌了湘云一杯。

探春道：“我也喝一杯。我是令官，也不用宣，只听我分派。”命取了令骰令盆来，“从琴妹妹掷起，挨下掷去，对了点的二人射覆。”宝琴一掷是个三，岫烟、宝玉等皆掷的不对，直到香菱方掷了个三。宝琴笑道：“只好室内生春，若说到外头去可太没头绪了。”探春道：“自然，三次不中者罚一杯。你覆他射。”宝琴想了一想，说了个“老”字。香菱原生于这令，一时想不到，满室满席都不见有与“老”字相连的成语。湘云先听了，便也乱看，忽见门斗上贴着“红香圃”三个字，便知宝琴覆的是“吾不如老圃”的“圃”字。见香菱射不着，众人击鼓又催，便悄悄的拉香菱，教他说“药”字，黛玉偏听见了，说：“快罚他，又在那里私相传递呢。”哄的众人知道了。忙又罚

了一杯，恨的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。于是罚了香菱一杯。

下则宝钗和探春对了点子，探春便覆了一个“人”字，宝钗笑道：“这个‘人’字泛的很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添一个字，两覆一射，也不泛了。”说着，便又说了一个“窗”字。宝钗一想，因见席上有鸡，便覆着他是用“鸡窗”、“鸡人”二典了，因覆了一个“埘”字。探春知他射着，用“鸡栖于埘”的典，二人一笑，各饮一口门杯。

湘云等不得，早和宝玉“三”“五”乱叫，划起拳来。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也“七”“八”乱叫划起来。平儿、袭人也作了一对划拳，叮叮当当，只听得腕上的镯子响。一时湘云赢了宝玉，鸳鸯赢了尤氏，袭人赢了平儿，三人限酒底酒面。湘云便说：“酒面要一句古文、一句古诗、一句骨牌名、一句曲牌名，还要一句时宪书上有的话，共总凑成一句话。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。”众人听了都笑说：“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唠叨，倒也有意思。”便催宝玉快说，宝玉笑道：“谁说过这个？也等想一想儿。”黛玉便道：“你多喝一钟，我替你说。”宝玉真个喝了酒，听黛玉说道：

落霞与孤鹜齐飞，风急江天过雁哀，却是一只折足雁，叫的人九回肠，这是鸿雁来宾。

说的大家都笑了，说：“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。”黛玉又拈了一个榛穰，说酒底道：

榛子非关隔院砧，何来万户捣衣声。

令完，鸳鸯、袭人等皆说的是一句俗语，却都带一个“寿”字的，不能多赘。大家轮流乱划了一阵。这上面湘云又和宝琴对了手，李纨和岫烟对了点子。李纨便覆了一个“瓢”字，岫烟便射了一个“绿”字，二人会意，各饮一口。湘云的拳却输了，请酒面酒底。宝琴笑

道：“请君入瓮。”大家笑起来，说：“这个典用的当。”湘云便说道：

奔腾而澎湃，江间波浪兼天涌，须要铁锁缆孤舟，既遇着一江风，不宜出行。

说的众人都笑了，说：“好个谄断了肠子的，怪道他出这个令，故意惹人笑。”又听他说酒底。湘云吃了酒，拣了一块鸭肉呷一口，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，遂拣了出来吃脑子。众人催他别只顾吃，到底快说了。湘云便用箸子举着说道：

这鸭头不是那丫头，头上那讨桂花油。

众人越发笑起来，引的晴雯、翠螺、莺儿一干人都走过来说：“云姑娘会开心儿，拿着我们取笑儿，快罚一杯才罢。怎见得我们就该擦桂花油的？倒得每人给一瓶子桂花油擦擦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他倒有心给你们一瓶子油，又怕挂误着打窃盗的官司。”众人不理论，宝玉却明白，忙低了头。彩云有心病，不觉的红了脸。宝钗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。黛玉自悔失言，原是趣宝玉的，就忘了趣着彩云，自悔不及，忙一顿划拳岔开了。

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钗对了点子，宝钗便覆了一个“宝”字，宝玉想了一想，便知是宝钗作戏，指自己所佩通灵玉而言，便笑道：“姐姐拿我作雅谑，我却射着了，说出来姐姐别恼，就是姐姐的讳，‘钗’字就是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怎么解。”宝玉道：“他说‘宝’，底下自然是‘玉’了。我射‘钗’字，旧诗曾有‘敲断玉钗红烛冷’，岂不射着了。”湘云道：“这用时事却使不得，两个人都该罚。”香菱忙道：“不止时事，这也有出处。”湘云道：“‘宝玉’二字并无出处，不过是春联上或有之，诗书记载并无，算不得。”香菱道：“前日我读岑嘉州五言律，现有一句说‘此乡多宝玉’，怎么你倒忘了。

后来又读李义山七言绝句，又有一句‘宝钗无日不生尘’，我还笑说他两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诗上呢！”众人笑说：“这可问住了，快罚一杯。”湘云无语，只得饮了。

大家又该对点的对点，划拳的划拳。这些人因贾母、王夫人不在家，没了管束，便任意取乐，呼三喝四，喊七叫八，满厅中红飞翠舞，玉动珠摇，真是十分热闹。

玩了一回，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。倏然不见了湘云，只当他外头自便就来，谁知越等越没了影响，使人各处去找，那里找得着。

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老婆子来，生恐有正事呼唤，二者恐丫鬟们年轻，乘王夫人不在家，不服探春等约束，恣意痛饮，失了体统，故来请问有事无事。探春见他们来了，便知其意，忙笑道：“你们又不放心，来查我们来了。我们并没有多吃酒，不过是大家玩笑，将酒作个引子，妈妈们别耽心。”李纨、尤氏都也笑道说：“你们歇着去罢，我们也不敢叫他们多吃了。”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说：“我们知道，连老太太叫姑娘们吃酒，姑娘们还不肯吃，何况太太们不在家，自然玩罢了。我们怕有事，来打听打听。二则天长了，姑娘们玩一回子还该点补些小食儿。素日又不大吃杂东西，如今吃一两杯酒，若不吃东西，怕受伤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妈妈们说的是，我们也正要吃呢。”因回头命取点心来。

两旁丫鬟们答应了，忙去传点心。探春又笑让：“你们歇着去罢，或是姨太太那边说话儿去。我们即刻打发人送酒给你们吃去。”林之孝家的笑回：“不敢领了。”又站了一回，方退了出来。平儿摸着脸笑道：“我的脸都热了，也不好意思见他们。依我说，竟收了罢，别惹他们再来，倒没意思了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不相干，横竖咱们不认

真喝酒就罢了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走来说：“姑娘们快瞧云姑娘去，吃醉了图凉快，在山子后头一块青板石凳上睡着了。”众人听说，都笑道：“快别吵嚷。”说着，都走来看时，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，业经香梦沉酣，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，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，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。一群蜂蝶闹嚷嚷的围着他，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。众人看了，又是爱，又是笑，忙上来推唤搀扶，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，唧唧啾啾说道：

泉香而酒冽，玉碗盛来琥珀光，直饮到梅稍月上，醉扶归，
却为宜会亲友。

众人笑推他说道：“快醒醒儿吃饭去，这潮凳上还睡出病来呢。”湘云慢启秋波，见了众人，又低头看了一眼自己，方知是醉了。原是来纳凉避静的，不觉的因多罚了两杯酒，娇弱不胜，便睡着了，心中反觉自愧，连忙起身，挣扎着同人来至红香圃中，用过水，又吃了两盏酽茶。探春忙命将醒酒石拿来给他衔在口内，一时又命他喝了一些酸汤，方才觉得好了些。

当下又选了几样果菜与凤姐送去，凤姐儿也送了几样来。宝钗等吃过点心，大家也有坐的，也有立的，也有在外观花的，也有扶栏观鱼的，各自取便，说笑不一。探春便和宝琴下棋，宝钗、岫烟观局。林黛玉和宝玉在簇花下唧唧啾啾，不知说些什么。

只见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带了一个媳妇进来，那媳妇愁眉苦脸，也不敢进厅，只到了阶下，便朝上跪下了，碰头有声。探春因一块棋受了敌，算来算去，纵得了两个眼，便折了官着，两眼

只瞅着棋枰，一支手伸在盒内，只管抓弄棋子作想。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，因回头要茶时才看见，问“什么事？”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妇说：“这是四姑娘屋里的小丫头彩儿的娘，现是园内侍候的人，嘴很不好，才是我听了，问着他，他说的，也不敢回姑娘，竟要撵出去才是。”探春道：“怎么不回大奶奶？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方才大奶奶都往厅上姨太太处去了，顶头看见，我已回明白了，叫回姑娘来。”探春道：“怎么不回二奶奶？”平儿道：“不回去也罢，我回去说一声就是了。”探春点点头道：“既这么着，就撵出他去，等太太来了再回定夺。”说毕仍又下棋。这里林之孝家的带了那人去，不提。

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知意，黛玉便说道：“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，虽然叫他管些事，倒也一步儿也不肯多走，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你不知道呢，你病着时他干了好几件事，这园子也分了人管，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。又躏了几件事，单拿我和凤姐姐做筏子禁别人，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，岂只乖而已。”黛玉道：“要这样才好，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。我虽不管事，心里每常闲了，替你们一算计，出的多进的少，如今若不省俭，必致后手不接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凭他怎么后手不接，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。”黛玉听了，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。

宝玉正欲走时，只见袭人走来，手内捧着一个小小连环洋漆茶盘，里面可式放着两钟新茶，因问：“他往那去了？我见你两个半日没吃茶，巴巴的倒了两钟来，他又走了。”宝玉道：“那不是他，你给他送去。”说着自拿了一钟。袭人便送了那一钟去，偏和宝钗在一处，只得一钟茶，便说：“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，我再倒去。”宝钗

笑道：“我却不渴，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够了。”说着，先拿起来喝了一口，剩了半杯递与黛玉手内。袭人笑道：“我再倒去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知道我这病，大夫不许多吃茶，这半钟尽够了，难为你想的到。”说毕饮干，将杯放下。袭人又来接宝玉的，宝玉因问：“这半日没见芳官，他在那里呢？”袭人四顾一瞧说：“才在这里几个人斗草的，这会子不见了。”宝玉听说，便忙回至房中，果见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。宝玉推他说道：“快别睡觉，咱们外头玩去，一会儿好吃饭的。”芳官道：“你们吃酒不理我，叫我闷了半日，可不来睡觉罢了。”宝玉拉了他起来，笑道：“咱们晚上家里再吃，回来我叫袭人姐姐带了你们桌上吃饭何如？”芳官道：“藕官、蕊官都不上去，单我在那里也不好，我也不惯吃那个面条子。早起也没好生吃，才刚饿了，我已告诉了柳嫂子，先给我做一碗汤，盛半碗梗米饭送来，我这里吃了就完事。若是晚上吃酒，不许叫人管着我，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。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。如今学了这劳什子，他们说怕坏嗓子，这几年也没闻见。乘今儿我是要开斋了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

说着果见柳家的遣人送了一个盒子来，小燕接着揭开，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，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，一碟腌的胭脂鹅脯，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穰卷酥，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荧荧蒸的绿畦香稻粳米饭。小燕放在案上，走去拿了小菜并碗箸过来，拨了一碗饭，芳官便说：“油腻腻的，谁吃他这些东西。”只将汤泡饭吃了一碗，拣了两块腌鹅，就不吃了。宝玉闻着倒觉比往常之味又胜些似的，遂吃了一个卷酥，又命小燕也拨了半碗饭，泡汤一吃，十分香甜可口。小燕和芳官都笑了。吃毕，小燕便将剩的要交回，宝玉道：“你吃了罢，若不够再要些来。”小燕道：“不用要，这就够了。方才麝月姐姐拿

了两盘子点心给我们吃了，我再吃了这个，尽不用再吃了。”

说着，便站在桌旁一顿吃了，又留下两个卷酥，说：“这个留着给我妈吃。晚上要是吃酒，给我两碗酒吃就是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也爱吃酒？等着咱们晚上痛喝一阵，你袭人姐姐和晴雯姐姐量也好，也要喝，只是每日不好意思，今儿大家开斋。还有一件事，想着嘱咐你，我竟忘了，此刻才想起来，以后芳官全要你照看他，他或有不到的去处，你提他，袭人照顾不过这些人来。”小燕道：“我都知道，都不用你操心，但只这五儿怎么样？”宝玉道：“你和柳家的说去，明儿直叫他进来罢！等我告诉他们一声就完了。”芳官听了笑道：“这倒是正经。”小燕又叫两个小丫头进来服侍，洗手倒茶，自己收了家伙交与婆子，也洗了手，便去找柳家的，不在话下。

宝玉便出来，仍往红香圃寻众姊妹，芳官在后拿着巾扇。刚出了院门，只见袭人、晴雯二人携手出来，宝玉问道：“你们做什么？”袭人道：“摆下饭了，等你吃饭呢。”宝玉便笑着将方才吃的饭一节告诉了他两个。袭人笑道：“我说你是猫儿食，闻见了香就好，隔锅饭儿香，虽然如此，也该上去陪他们，多少应个景儿。”晴雯用手指戳芳官额上说道：“你就是个狐媚子，什么空儿跑了去吃饭，两个人怎么就约下了？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儿。”袭人笑道：“不过是误打误撞的遇见了，说约下了可是没有的事。”晴雯道：“既这么着，要我们无用，明儿我们都走了，让芳官一个人就够使了。”袭人笑道：“我们都去了使得，你却去不得。”晴雯道：“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，又懒又笨，性子又不好，又没用。”袭人笑道：“倘或那孔雀褂子再烧个窟窿，你去了，谁可会补呢？你倒别和我拿三撇四的，我烦你做个什么，把你懒的，横针不拈，竖线不动，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